

散文 佳作 楊智傑

個人簡介：東海大學進修學士班美術學系四年級

《微亮》

我愛一切暗夜裡發亮的東西，那是一種態度，彷彿兀自冷峻的螢光巨人，找不到，那就摩擦燧石升起火焰，生光。

雨還在不停的下，被傘架空的軀體仍行走於 W 大道上，沒有標的。這幾日下午四點天便開始黑了，給人一種世界破滅的錯覺。

而我時常在那樣的錯覺中靜止。

是孤寂的。彷彿養了幾十年的人格悉皆在這一剎間不住地流瀉而出，在漸暗的天空裡被攔截、下墜。

夜裡的 W 大道也有同樣的魔力，像女巫。

夜裡的 W 大道是不能奔跑的。雖沒有告示牌，但我非常篤定，只能走，慢慢的走。黃昏後，一顆顆透著鵝黃光線的巨人一一爬出，彷彿宣紙曬過的，很薄。然後我就離不開了。

今晚十度，我想到十五年前。那晚九度。

母親被強烈大陸冷氣團絆倒了。我們一家碎在水溝旁，安安靜靜。

父親穿上灰蛾似得風衣，只看的到背影。沿著客廳牆壁爬進來的澄黃光線放肆的咬住父親，他就要被吞噬。

母親說他出差去了。多久？不知道。

幾個月過去。父親沒寄錢回來，家裡空了，沒錢吃飯，那年冬天我們一家四口每晚準時在祖母家報到。一位母親。三個男孩。一歲。五歲。七歲。

那幾個月生命像是一種極地永夜，但卻看不到極光，我們嘗試聚在一起以燧石磨擦生熱，卻怎麼也燒不起來。

母親外出辦事，我便帶弟弟們玩起遊戲，母親在廚房切菜，我便在房間哄弟弟。哭聲是種生存本能，而弟弟的哭聲總能絞碎空氣，漫漶整個家。

我感到胸口刺痛。

那時的我還不知世界的大，只覺得母親被日子磨的淡淡老去，就要消失。像一隻憂鬱的母蛾，揹著我們四處尋找城裡的燧石，盼望燃燒。

母親好像病了，但從沒說。

某日特別冷。嚇的氣象預報員在方框中跳躍、比畫。那晚九度。小雨。
一如過去數月，母親胸前捆著小弟弟，大弟在前，我墊後。母親的背影老了，腰怎麼也打不直了，我們的黃色雨衣在冷風中顫抖、瀉著螢光，像某種東西在黑夜中被抽打，抽出一位受了傷的女高音。

雨還在不停的下。

忽然車子一個踉蹌，忽然母親失了神，忽然一家就碎在了水溝旁，安安靜靜。只剩風。只剩雨。

我們一家流進一旁的水溝，順著水的循環，蒸發、凝聚，成為下一場夜裡的雨。

那晚後，母親逃出了臥室，海似的，用棉被將整個客廳填滿，一家彷彿海浪，在裡頭濺起、覆滅。從今往後我們便睡在客廳了。母親女王般一聲令下。碩大的黑夜緩緩罩住世界，睡前我們玩起了「聯想遊戲」。譬若：想到黑夜會想到燈，想到燈便想到蛾，在那之後，是死亡。我們可以玩好久好久，像在對抗永夜。

睡在客廳的日子，天天露營，我們在漫夜中升起篝火，夜夜笙歌。夜晚成了熱鬧的嘉年華會，一家在裡頭流浪、作夢，奢侈的很。我牽起母親與弟弟的手。或是粗糙或是稚嫩，卻都因濕氣皺成一張老人的臉，像哭過。像被水困住，像夜雨。

巨人於 W 大道兩側排開守著夜，盡頭便是教堂。
教堂撐著黑夜兀自發亮，它的外牆上布滿迷路的磚塊，像受傷。
他們說教堂的拱頂是雙祈禱的手，在雨夜中無聲禱告。
我說受過傷的手才能召喚光。

離婚前有段日子他們幾乎不回家。
每日早晨父親留下一些銅板，便上班去了，何時歸來還得碰運氣。
母親悄然無蹤，他們總說，她出去玩了。
我和弟弟玩起了探險遊戲，看著下墜的電梯，看著鏡中傻笑的自己，好快樂。
遊蕩在偌大的街區，處處充滿了驚奇。
熱了去超市吹冷氣，天黑了去超商買便當，累了便什麼也不做。
回家時拿省下的餐費去雜貨店買公仔，洗澡時一起幫它們全身洗遍。彷彿替身。
我與弟弟在影子中玩起了螢火蟲的遊戲，然後天就亮了。
那些日子總覺得這樣就夠了。

離婚了。我歸母親，弟弟歸父親，而小弟早已寄放在更遠處。

母親開始晝伏夜出的上班，像某種穴居動物，天一亮便飛回洞窟裡去。我們幾乎遇不到對方，在一間屋子裡，各過各的。

晚上一個人睡。害怕的時候開著燈，把電視也開，不把家裡弄得像煙火晚會不罷休似的。

但日子久了只覺得燈光越來越暗，不再有效。所以我乾脆整晚不睡，直到冬日清晨飛上了窗邊，不斷啼叫。

還得去上課。有次於巷口與開車的母親擦身而過。她給了我一個疲憊的微笑，像是硬擰出來的，像是飛出黑暗求救的灰蛾。

但那抹微笑掉在地上了，當時的我沒能接住，我只是點了點頭，然後錯過。

我錯過了很多事情。

像是十二歲與母親分離時，天空飄起了細雨，我忘了道別。烙印在記憶裡母親的笑臉，是崩塌的。是憂鬱的。她的翅膀已經枯萎、脆裂，她不再尋找燧石與火光。

像是十五歲時弟弟離家出走，眼的溝渠融著白雪，我忘了挽留。他與父親大吵一架，收拾東西，在夜晚離去，誓言不再回來。愛說謊的他，這次卻守住了諾言。

我與弟弟當時同睡一張床，共用一個房間。他走時，我鬆開他的手，將一半的皮撕下，拿去鋪墊離去的道路。我看著那路越鋪越長，直到皮不再被需要，直到他蒸發在昏暗的盡頭。

後來我夜夜發冷，天天失眠，不同的是，這次沒人陪我玩聯想遊戲了。沒有像老人臉的手可以抓了。

一個人。

我在棉襖的嘯湧裡載浮載沉，在比海還深的地方探尋燧石。

直到有天我長滿蘚苔的雙手發現溼透的燧石根本無法磨出火焰，便生病了。

第一次發病是在嘉南平原。冬天。

我離家，搬到 F 大附近像洞穴的小套房，一整個月不是在床上便是在海邊。冬至也是。聖誕節也是。跨年也是。

胸口疼的失眠時，我會走幾個小時的路到海邊。只因那片海有夢一般的名——「黃金海岸。」

我從洞穴探出頭，朝它走去，彷彿斷翅的蝙蝠。

通往黃金海岸的交流道有近十米寬，半個影子都沒有，柏油路與天空溶在一起，世界好似沒有界線的黑。路旁是一片片印著星星的水田，不斷刺傷我的

眼。除此之外什麼都沒有了。

海岸的流砂透過月的反射在夜裡閃著金色的琉璃，我抓起流砂，它在我手中出走、流瀉。

「就這麼走進去吧。」望著深紫色的海與天空，我不只一次被召喚過。

某夜，我來到岸邊，有個漁民生起了火焰，火焰在夜裡哭嚎，就要燒破天空。

「退後點，會燒傷的。」在我蒼白的臉染上赤紅好一會後，他開口了。

我看見他充滿皺褶的臉被火烤著，直到它流出黃金。

那些殘破的薄翅是母親與弟弟留下的胎記，無數個夜裡，我因失去撲火的能力而失眠。一切都薄透的像宿命，雲淡風輕。

醫生開了張診斷證明給我，潔白的紙割傷了我的皮膚。

「說說發病時會出現什麼狀況。」

「冬天最嚴重。再來是雨天。心像被海石壓著，無法呼吸，無法動彈。」

「合併季節性憂鬱，這時候你都做什麼。」

「在房裡把所有燈關了。很久很久出一次門，每天都想消失。」

「情緒呢。」

「沒有這種東西。」

冬季夜雨早已順著洋流軌跡滲入我的魂魄，整部身體成了永夜。

之後，我便放棄了探尋燧石、揮振薄翼。

我搬到大肚山，進入位於山腰的T大，那裡風會削骨，我的脊椎被削的薄透、脆裂。

等待天亮的夜晚胸口絞痛著，我撕開錢包，以一種墜落的姿態倒出所有銅板。一塊，兩塊……二十二塊。

沒了。

天亮了。買塊饅頭吃。油沒了。坐公車去上班。心累了。躺在床上什麼也不做。

一躺便是整天整夜。

偶爾我會出門遊蕩，在霧中逗留，夜鷺滿城的啼聲召喚什麼似的，接著，便下起了雨。盡頭的商家泛著螢光，一切皆在雨夜裡曖昧不清。

我濕著回家，吞了藥，睡去。

雨還在不停的下。

你還好嗎。胸口還疼嗎。翅膀乾了嗎。

記得那天吧，你還沒病，母親牽著你與弟弟，走進小巷的那次。
半夜。巷子裡沒有燈，你抓著母親受傷的手，很緊很緊。
路旁是紅磚砌成的圍牆，圍牆上躺著大片大片的蘚苔，像攀牆的海浪拍打著你臉。你們一家張開雙翅於黑暗中緩緩飛舞，路過的地方都下起了雨鱗。

那條路彷彿一輩子那麼長。

忽地，你望向前方小小光點，趨近滿城的螢光巨人，個個都撐起一片天。巨人們守護著中心，是一座矮小的教堂。
光線透過七彩的琉璃花窗暈染開來。
你們靠在母親身上，站在原地望了好久好久。直到天微微亮了起來。

你知道，這樣就夠了。